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
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
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形法宋
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
漢志合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
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

者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
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
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
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古者有
雖有直以爲無有耳因當時崇尙儒者惑焉故極論之古者有
姑布子卿 姑布姓子卿名相趙 今之世梁有唐舉 相李兒相人
襄子者或本無姑字

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再三言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也形不

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

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

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

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子弓江東人父

易者也然野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

必非野臂也野音寒俞樾曰楊注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

子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

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日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

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

七尺面長三尺句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

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

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

○盧文弨曰案馬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馬使則介之淮南

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川焉或川案或用安字異語同

皆以為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縣鄙人郊野之

發聲人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

左卿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

說文云軒曲輶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轡上出式者詩曰倚重

較考○盧文弨曰今毛詩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

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

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

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都錄行曰白公之亂然白公

子高入國門不介冑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然白公

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

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與絮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絮戶結反莊子匠

石見櫟社樹繁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

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修飾耳。虛文弔曰案注以志意二

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

案廣雅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古之聞人不可以相論故事不

揣絮長大輕重亦且有志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

於彼數聖賢也楊注非

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偃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

視細物遠望變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虛文弔

曰馬元刻作馬注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

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其首蒙茸

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其首蒙茸

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

為俱音欺慎子曰毛廋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

見之者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柤櫟與菑同

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柤櫟與菑同

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菑矣臯陶之狀色如削瓜

瓜青閱天之狀面無見膚閱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

傳說之狀身如植簪植立也如魚之立也。楊行日篤在魚

背僂伊尹之狀面無須鬣鬣與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勢十年

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日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

半體枯呂氏春秋日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

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眸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日舜目重

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

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

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苟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

者猶言學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

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盧文弨曰：稽止也。此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桀紂，是與之同。楊訓稽考疏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與此同。楊並訓稽為考，儒效篇是大儒之徵也。又云：是大儒之稽也。楊注徵驗也。稽攻也。稽徵對文。義當訓是考。即尚書稽古之義。苟書它篇用稽字，亦無二義。當從楊說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慧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俞樾曰：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為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東平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存其親家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為未嫁娶之稱。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

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東平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罰為有刑戮，悔其是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盧文弨曰：非相榮辱篇錯簡於此。先謙案：謝本眾下有而字。案文不當有今從宋台州本刪。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三必窮也。鄉則不若，僭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先謙案：若順也。若字不得訓。向則不順，背又謾之，故必窮。下文方言：與人相縣，則此為如楊注非。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

卷之三

也。郝懿行曰：狻狻，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樾曰：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月旁但存犬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狻狻能笑。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狻狻卽猩猩。宋羅云：其狀皆如人，與狻狻不甚相遠。荀卿曰：今無毛也。旣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毛如援白耳如豕，人面人足，長髮頭，顏端正。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猩猩能言，是李所見荀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同。此是也。自來說狻狻者，謂其能言能嘯，無謂其狻食人之物也。疑注形笑者七字，後人據誤氏元文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馘。馘，無辨，故狻笑也。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

辨辨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禮

有禮也

聖王制禮者言
其人存其政舉

吾執法焉多聞

聖王至誰可爲

息節族久而絕

制度也言禮節奏久則廢

也文久則
○盧

宋本作宗族案
元刻郝懿行曰

訓族字與以
湊也湊與奏

古制
今字

是其義也奏漆
王念孫曰故衍

義同然則節久而息以下

族卽節
皆與上

孰法焉二句自
故曰而衍下文

日上不當有
久而減節族

故字明久而絕

此亦當然今本
字蓋涉注文滅

法數之有司

極禮而

世世相承守禮

於極久亦下
喻久遠難詳

不脫也易

反○劉台拱曰
廢池也俞樾曰

王念孫曰
文不可通疑

禮之言弛

字爲句上云文

族久而絕此

相承守而

極久亦下脫也

見本尙未衍
云守禮之法

禮字故
數者此

禮字乃湯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說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穢卽因注文而衍先謙案俞說是也法卽禮也法數卽禮數也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者以其近己而荀子而實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言楊注皆誤俞樾曰劉注王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苴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

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得先王之道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盧文弨曰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己之謂詳觀其道也劉台拱曰案其人荀卿自謂故曰以近知遠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謝本從其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呂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彼眾人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以

其所見焉

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

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

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
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

者門庭之間聖人何以不欺曰聖

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
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

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
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

可字故曲爲之說傳正作不可欺故以人度人以

人情既以類度類類種類謂以說
亂有異若牛馬也

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
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

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王

一也。置兩齋於公山之左。各一

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

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

久同理言積類不乖忤雖久而理
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

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五帝之外無傳人也外諸已前

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

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

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

○俞樾曰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楊

論因誤作論矣愚者聞其略而不

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

前之卷爲三

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是以文久而減節族久而絕網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相懿行曰注云黨親比也。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朗也。解悟

貌此則黨爲曉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
朋黨親比之義也俞樾曰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

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廂貌然則黨學者猶
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

耳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

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

日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爲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爲言又

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

明謗矣下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所爲也凡人之行安之樂言

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

所善而君子爲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

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王念孫曰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可美

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謬作觀太平御覽人

事歸三十一朋引亦然藝文彙考人部十五正引作體人以言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

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

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

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

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故君子之於言無庸倦也

夫反是如其實不恤其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

垢汗儻俗謂之汗亦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汗一狐反故易曰括

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前之益餘三

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

日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

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紕羸餘也羸紕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堰

日正文注渠字疑皆渠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
官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偃通卽偃字也梁與偃同義故以梁

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所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已則

或曰世當爲世能也言順以尚羅進而船地度大各反地以

音義俱同。用拈卽。卽卽字。卍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己身則以準繩接。

因謂之拙俗字也故四諸君爲拙拙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是也淮南

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秘注曰櫛弓藥弛則縛之謂打弓裏

度已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

故能因眾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眾也楊注云成事在眾言眾而不言求則求爲眾之誤甚明故君

菊之卷第三

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揚斷故言為一君子必辯小辯

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不如見端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

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王引之曰本分上本

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揚注見

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

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為衍文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

後聖賢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

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居錯遷

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干故反王念孫曰居讀

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

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證矣舉與居古字

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

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

族舉遷奏漢書舉作居書大傳民能教長憐是聖人之辯者也

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

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文而致實博而黨

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

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郝懿行曰致致黨黨古字今字議言

即昌言謂善言也此明士君子之辯文而致密黨古字今字議言

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致黨黨古字今字議言

也致實與黨正對文則辯辯辯辯辯辯辯辯辯辯辯辯辯辯辯

無統無根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

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噲唯則節蓋謂其口舌之辯也噲

錯誤耳盧文弨曰正文均宋本作於郝懿行曰均當依宋本

作於噲唯噲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

日之猶則也信九年左傳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

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

噲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

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噲字疑諾字之誤凡從

節故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噲字疑諾字之誤凡從

節故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噲字疑諾字之誤凡從

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為咏讀之為嘖是也俗書諾字或作
啗因誤為啗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
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譚眾經音義十二引
坤蒼云譚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譚又為詹矣詹唯則節
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奇偉譚大
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
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
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

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盧文弨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

地○王念孫曰疆國篇云假今之世益節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

下梟與梟同○盧文弨曰梟宋本作梟注梟與梟同案梟字無

文云梟本亦喬宇鬼瑣喬與諷同諷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

作澆當從之喬宇鬼瑣日宇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為狂險之

行者也賁者謂為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

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

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

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旁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辟之

民曰喬滿溢也字張大也鬼者崔寔音五每反又牛彼反○郝懿

行曰喬滿溢也字張大也鬼者崔寔音五每反又牛彼反○郝懿

此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欺惑人者喬宇所謂大言炎炎也鬼瑣

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鬼瑣又見儒效

正論篇王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眾四字棟櫓元刻是也宋本

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喬宇鬼瑣而不釋

欺惑愚眾至下文足以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元刻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則
 在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恣睢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
 也許季反。謝本從盧校作禽獸之行。盧文弨曰。元刻作香萃
 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
 日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
 外內禽獸行。句法并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之
 字。不足以合文通治。文義通於治道。然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足以欺惑愚眾。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其
 欺惑愚人。眾矣。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
 論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眾。是
 它踦魏牟也。它。踦。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孫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
 莊子有公孫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
 父列子。稱公孫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
 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孫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
 何者。為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
 定也。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絮之

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
 智反跂。氏反。郝懿行曰。此謂矯異於人。以為高者。綦谿者。
 過於深。陷利跂者。便於走趨。谿。讀為難。跂。音為企。四字雙聲。疊
 韻。先謙案。荀子多以綦為極。谿。讀為深。也。老子為天下谿。河
 上公注云。人能謙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綦。谿。猶言極深耳。利
 與離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曰。離。跂。跂。企。同。字廣雅。釋詁。定
 立也。曹憲注。企。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眾。不足以合
 即古文企字。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眾。不足以合
 大眾。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鱗也。已解上。曰。下
 解見不苟篇。彼作。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
 田仲田與陳通。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建立國家之權
 稱言不知輕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
 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
 約也。慢。輕也。輕。慢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王念孫
 曰。上與尚同。大亦尚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
 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
 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為太。而
 以為過儉。約失之。慢。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
 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文選。四子講德

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惡曼矧蒲苴不能以射曼亦無也辭詰矧矧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會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也○先謙案富國篇云羣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鉞也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口董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而自無法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常為不脩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脩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脩而好作也不與下脩與脩字相似而誤認脩字為不脩故曰不脩而好作也○王念孫失之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孫曰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終曰言成文典反紂察之則偶然無所歸言苟順上下意失之終曰言成文典反紂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紂與紂同偶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細察則疎遠無所指歸也○謝本從虛校作及細察之虛文弔曰注

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紂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細察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為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紂察之其字正作反紂紂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紂三年問錯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不可以經國定分從於俗故法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不可以經國定分從於俗故法度不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駢也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甚察而不惠惠順○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王念孫為是日惠當為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雜能旁觀之辯而無用析速粹執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為順失之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禮然舒遲貌知體統統謂紀綱也

溝讀爲恂恂恩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

閭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督與此義同嚙嚙喧囂之貌謂爭辯也
 拘音寇猶音柚。盧文弨曰注拘舊訛作拘案拘愁愚貌楚辭
 九辯直拘愁以自苦五行志又作構督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慎
 作穀督又作婁務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督儒合四字爲疊韻
 和繁行曰儒效篇云愚陋溝督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督儒四
 字疊韻其義則皆謂愚蒙也漢五行志作構霜錫酬翻楚辭九
 辯作拘愁說文作穀督廣韻既作拘愁又作襲督又作督督竝
 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爲義不以字爲義也嚙者呼也玉
 篇廣韻音渙義與喚同集韻或作謹音歡則其義當爲謹譁矣
 先謙案溝猶督儒者溝督儒也溝督訓愚闇中不當有猶字溝
 猶疊韻語助耳儒效篇愚陋溝督無猶字是其明證揚釋猶爲猶豫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
 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郝懿
 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爲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
 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敵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
 也爲茲厚於後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
 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
 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郭嵩燾曰
 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後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

張子夏同議則此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

子游必子弓之誤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

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

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奧窔之間簾席之上斂然聖王之

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

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箋一弔反○王引之曰古無以斂

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為斂字之誤也斂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

之文章斂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斂然莫不傳

相教厲匡衡傳曰學士欲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

翕然大安殷富義並同也楊注亦當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

作歛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

者不能親也○謝本從盧校六上有則字王念孫曰元刻無則

緒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

一句上加之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

王說是今從元刻刪則字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

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成名況乎諸侯

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後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

莫不願以為臣況此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

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

容也或曰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

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亢而末當都懿行日況古作

兄其訓滋也益也長體上此言聖人之名有所裨益增長於

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為臣也儒效篇亦有此言楊注不得其解

王引之曰成名況乎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儒效篇願下有

得字彼文因此名而衍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儒效篇願下有

不願得以為臣處女莫不願得以為臣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

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為臣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

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

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為句成與盛通周易

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

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

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
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
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賜與煖煖又曰序四時裁萬
物職鰥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長
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至人力所通者也六

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今

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

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

跡著矣○盧文弨曰著宋本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

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知

多而不流而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君子也雖

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

涵然雖辯小人也涵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盧文

少字似訛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

謀案流涵猶沈涵說見勸學篇

事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法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

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此三姦者聖王之

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懿

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未

了王念孫曰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離

騷下句即云為詐而巧言既智巧而險賊也難為詐而巧巧

則偽詐不敢嚮幼官篇為詐即偽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

言無用而辯言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聰

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察也○王念孫曰此本作無

論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下文言辯也

辯而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下文言辯也

辯而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下文言辯也

而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冷僻辭義上
文云甚察而不急於辭隱辭辭隱辭辭隱辭辭隱辭辭隱辭
矣。楊說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為僻飾非而好念孫曰飾非而
皆失之。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為僻飾非而好念孫曰飾非而
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玩姦而澤而與同習姦言辯而
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知而無法
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王念孫
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為篇曰君
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可枚舉大而
用之。淫為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為句。大略篇亦云
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為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
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隱神乏祀釋
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之與察
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無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
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棄也。楊以大
而用之四字為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則上下文
氣隔。好姦而與眾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

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
也。負石而墜者之類也。○郝懿行曰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
顛也。二句皆譬況之詞。先謙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是天下之所存也
兼服天下之心。○先謙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高上尊貴不以
驕人。在貴位聰明聖知不以窮人。○盧文弨曰齊給速通不爭
先人。○王念孫曰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智。齊給速通不爭
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則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賢之德也。遇君則修
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在鄉黨也。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
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
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
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

妖與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

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向有典刑曾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和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

日士仕當為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樂富貴者也樂富貴者

樂富貴豈得為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蓋獨富

者也以獨富為羞必不以富貴為樂今雖不知為何字之誤大

要是以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先謙案富字當是

字之誤正文言樂可貴者也故注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為可貴

也下文君子能為可貴注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先謙案

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樂分施者也君道篇云以禮分施均

偏而不偏均偏不遠罪過者也願反務事理者也○有條理羞獨

富者也使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

辱恣睢者也恣睢已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特權執而忤人○王

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也古之

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

正者也知命者也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

定與上文盛靜等字為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

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

自言其能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詐為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

疆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自以不俗為俗人離縱而跋謦者也

警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跋謦謂跋足違俗而恣其志

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縱傳寫誤耳縱與縱同步也

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跋謦亦謂跋足自高而謦毀於人離力

智反跋王氏反縱所綺反○郝懿行曰縱與蹤同本作蹤謂車

迹也俗作蹤假借作縱耳離縱者謂離其尋常蹤迹而令人敬

異也舉足望曰跋謦訓思也量也跋謦者謂跋足有所思量而

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羣矯為名高之事故曰士君子所不

於俗而放縱跂譽為跂足遠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
為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跂譽亦疊韻字大抵皆
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譽離縱跂譽亦疊韻字大抵皆
自異於眾之意也揚訓縱為步而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步去跂
譽為跂足自高而譽毀於人亦非凡疊韻之字其
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
○謝本從盧校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
能字今從元刻剛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王念孫曰呂
錢本並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乃總冒下文之詞宋本同案此
君字人所共知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不知此句為冒上之詞
脫上能字虛既依元刻剛能字又不知此句為冒上之詞而因下
為承上之詞遂割出此句為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
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此句連上台州本即
祖呂本是分段之誤不自虛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屬下段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道可貴謂能為可信不能使人
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才能也故君子恥不修不
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

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
○虛譽不能誘
毀謗不能動
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

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誠實也謂
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
已解在
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
○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

○樹曰楊注以冠在前為進不詞甚矣進讀為峻峻高也言其冠
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
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徽之鄭儼然壯然禋

然蕤然恢然廣然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
○儼然壯然

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為莊莊然莊然未詳或曰莊莊也吉也
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莊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眾
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慤儼然惇然輔然端

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瞿瞿然是子弟之容也
○儼然惇然
爾雅曰惇惇也郭云江東呼母為惇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
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孽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

為害辱是也。本或作諒。諒賈誼。弟佗其冠神禪其辭。弟佗其冠。當為神。諒謂其言淡薄也。○盧文弨曰。弟本或作弟。弟集韻音徒。同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本亦頗相似。俗間本俱作弟。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本作第。作與。諒說合。新局本妄改作為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嗾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言謂與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書曰。先王以爲。謙於志也。○郝懿行曰。謙猶謙也。抑退之。儻貌。楊注。非仲尼篇云。滿則虛。謙注云。謙不足也。與此。儻儻。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儻儻已解。上者與。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儻也。○郝懿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正。前篇所謂。隨儻儻者。故統彼君子。則不謂之賤儒。言有三子之門。爲可。賤非賤三子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惰。惰。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先謙案。王制篇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

有原注云。原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爲宗也。應萬變而不離其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爲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得其宜。失之。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王念孫曰。仲尼之也。亦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入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藹爲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前事則殺兄而爭國。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公羊傳曰。師喪分焉。

三十五許邨朱開龔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糾國三十五謂滅諸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也事險而行汙彼固曷足

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汙淫汰也下有如

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

彼字屬下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行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

與楊注不合矣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若

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

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

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

二字音義俱近倏即其段字也倏然暫見之謂暫安忘其怒出

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失之安忘其怒出

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

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

謂斷決之大也王念孫曰安語詞語通見於後案字下

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立以為

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

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

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

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盧文弨曰

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

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鄰懿行曰論語奪伯氏駢貴賤長少秩

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援此說之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類

序之貌諸侯有

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

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窮然而仲尼之門

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王

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平字之

誤也雖精林詩韻軒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

斐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
 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
 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
 為本政教者四賜莊桓兩篇兩見王制篇兩見其誤
 一未誤今非致隆高也極也非綦文理也章條理也非服人之
 據以訂正非致隆高也極也非綦文理也章條理也非服人之
 心也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也畜積修闢
 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鬪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
 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
 戰鬪疑此亦本作謹畜積修闢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
 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
 以三字為句以是明之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
 利者也行仁所以利非真讓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
 大君子之門哉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
 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
 之而羞與之鬪必以義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貌言俯就之

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主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
 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綬之綬儒效篇綴綴兮其有文章也楊彼
 注云綴或為歲裝之裝與綴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綴
 綴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綴為綬而說文創綴字經典多作綬
 是從委從妥之而舉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
 字古多相通而舉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
 然後誅之非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案羣書治要綦作甚先謙文
 顧倒其敵也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
 王誅四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
 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親射惡來之
 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
 口親研殷紂之頭手汗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
 盧文弨曰案溫字有誤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以為二所謂誅紂伐奄與周公卒業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小征
 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周公卒業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小征
 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
 誤以為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故道豈不行矣
 康則案無誅已誅誅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故道豈不行矣
 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乎人自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地不過

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楊注載下已脫。字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匹夫老雖有天下厚重之執而不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使之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謙與歛同。不足也。言不敢易釋文曰：謙子夏作謙。故與謹連。文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邪諸侯。王引之曰：慎比即順比。經訓胡廷。顧祿。義雖順主疏遠之則全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慎比為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懷離貳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

奢奢信而不處

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

多也。信而不處。福也。○謝本依盧校。不下有忘字。盧文昭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貧賤其所立志。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

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俞樾曰理字衍文處

曰太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擅寵於萬乘之時尚無理字也理字蓋即重字之誤而衍者

國必無後患之術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援賢博施除怨而

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盧文弨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

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

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

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

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為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

也今作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能而不

耐任有能者不且忍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

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

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

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

則道必不合何以極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

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

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盧文

弨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故知

也以此為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為之解非是故知

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謙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平則慮險安

則慮危曲重其嫌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

猶恐其及既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

既與禍同必賢此之謂也

當讀為識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
 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
 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曰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親上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為莫如子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以忝舊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加報字失之以忝舊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
 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已是以位尊則必危
 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餒也炊與吹同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餒音竟。盧文弨曰元刻作音餓郝懿行曰洪氏頤煊以餒為境引說文境漸而行郭慶藩曰字書無餒字餒當讀為竟說文樂曲盡為竟引申之凡終盡是何也則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猶言終食之間謂時不久也是持扶助
 墮之者眾而持之者寡矣墮計規反。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仲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

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
 之術也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為義言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為義隆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楊注似未晰仁人古通倫是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敢怠情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
 勞省所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執不在人
 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
 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辟讀為譬。咭與砥同。經緯也。伏而砥。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砥天二字甚為無誼。人豈有能砥天者乎。以此為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砥。天砥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砥誤為砥。傳寫者又改為咭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咭天。而王後漢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咭之咭。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為譬。俞說非。國篇亦有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王先謙集解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

天下之倍周也。辟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

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

王也。揚訓屬為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履天子之籍。籍謂天下

○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必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鍾樞

月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義曰。宋本籍。淮南子。是也。鍾樞

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詔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

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

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

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

不可以言履。聽天下之政。聽天下之政。聽天下之政。聽天下之政。

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

荀子卷第四